

高风亮节 照后人

□ 邓少勇

“昨日因成今日果，前人栽树后人凉。”这句话大家都知道，很多人只是说说，没往深里想。

我们以为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事情，就在我们念念不忘的日子里，被我们遗忘了。

今天的和平、幸福来之不易。蜜蜂从花丛中采蜜，甜蜜过后至少要说声谢谢。

再写前辈，仍旧有现实意义。绿叶清无限，归根感恩情。

新县祭奠上将军

“寒雨连江夜入吴，平明送客楚山孤。洛阳亲友如相问，一片冰心在玉壶。”

王昌龄的这首诗告诉我们抵廉的哲理。

1991年9月，上将李德生来到他曾经浴血奋战过的焦作考察三天，我全程陪同。

三天很短，宇宙瞬间；三天很长，德悠余生。

李德生上将曾任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中央委员会副主席，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，中央军委委员，总政治部主任，北京军区司令员，沈阳军区司令员，国防大学政治委员。2011年5月8日逝世，享年96岁。

陪李老在焦作的三天，他无声的身教，让我领教了高官言寡，务实于民的风范。看到他主动和工人合影，离开焦作前，拉我坐在沙发上聊天，又和记者亲切合影，我至今心存温暖。

将军百战有威名，对待百姓蔼然亲，当听说他战斗过的温县有个东梁所村家家都是万元户时，他由衷自言自语：我们革命目标就是让人民享福啊！

李老的革命生涯里，焦作有他重要一笔。

1946年，他率部在沁阳驻扎半年余，为解放孟县和温县立下功勋。

这次旧地重游，他兴趣盎然，看到焦作天翻地覆的变化，几次开怀。

陪同将军三天，将军的高风亮节一直谨记于心。2011年获悉将军去世，自己只能在心里默念：将军一路走好。想到将军老家祭奠的心愿从此有念。

后来被聘人民日报河南分社，也曾经3次到信阳采访，怎奈“打工”身份，身不由己。

真正离开职场后，有了时间，也有了能力。2019年9月6日，驾车400多公里，去新县拜谒李德生将军故居，心愿终于达成。

抵信阳，从新县县城到将军故里陈店乡李家洼还有23公里，一路有多处“李德生故居”指示牌，然而村里没有任何标记，打听后到达将军老宅。

李德生故居坐北朝南，共三间。这是全村最破败的一户，进家无门，室内无物，不是他没能力，也不是村里舍不得，是他的坚持。

李德生将军从参军到去世，总共回过4

次家。将军当年住过的牛棚，1994年前后因发大水冲掉了，县乡在原址靠后部位重建了一座。以前是土坯瓦房，重建后变成了青砖瓦房，将军知道后很生气，为此，故居就成了半拉子现状。

现在的将军故居无门无窗，随便进出。屋里空空荡荡，只有村里人在墙上粘的几张李德生夫妇的印刷宣传画。

我进屋里，发现北京一夫妻来拜谒时留下的花圈。我想，将军故里离城还有几十里，只三间破旧老屋，实在没啥可看的，能来的，一定和李老或多或少有点渊源。

到李德生故居，看到将军如此清廉，更加肃然起敬。

屋里北面的墙壁上挂着李德生和夫人曹云莲的照片，我看了很久，审视了很久。鞠躬。声嘶力竭地高喊一声：“李老，我来看您了！”

一人，一室，一呐喊。泪流满面。

将军一生光明磊落、荣辱不惊、德高望重、言行由衷。

出门看到一老者，上前攀谈，老人操着听不懂的信阳话。一青年翻译：“将军没有给自己家留下任何物质，却没有忘记养育他的故土。上世纪70年代，时任安徽省革委会主任的老将军给村里送来一台打米机，方圆十几里的农民都挑着稻子前来打米。他为老家陈店乡中学争取上级资金和社会捐款600万元。听说学生晚上睡觉的床，就是白天上课的课桌，他又帮助筹集了80万元资金置办了配套设施。”

将军一生系人民，唯独没有他自己。

祭奠回归，一路感慨。我陪将军仅三日，留我一生无价宝。

太南抗日燃星火

“但使龙城飞将在，不教胡马度阴山。”

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，抗日名将朱瑞利用国共合作之机，在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期间，指导恢复整顿豫北特委，在晋豫边区、太行南区等地创建抗日游击队，为建立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。

他创办的华北军政干部学校，培养了一批抗日军政干部，我的父亲就是他创办华北军政干校的一期学员。

1937年七七事变，朱瑞在新乡举办华北军政干部训练班。我父亲被组织介绍，从沁师到新乡学习，成为该训练班第一期学员，朱瑞亲自担任班主任。毕业后，朱瑞成立豫北政治工作队，我父亲被任命为第二队副队长，下分三个小队，分驻辉县、焦作、博爱，做国民党北师管区部队及地方抗日宣传工作。

后国民党把师管区部队调往黄河南，当时正值日寇进犯豫北，我部政治工作队又被刘刚带到晋城。1938年1月，刘刚受朱瑞之命在晋城举办第二期华干班，由于我父亲有孟师、沁师的文化底蕴，加上他的组织能力和进步思想，很快就纳入了朱瑞的视线。我父亲被朱瑞亲自点名前去协助刘刚，此时我父亲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时年21岁。

二期培训学员500余人，毕业后一部分人到陵川组建太行南区游击队司令部，我父亲被任命为一支队政委。

从这个意义来说，朱瑞将军是我父亲参加革命的引路人。我也因此特别关注朱瑞将军的革命之路。

朱瑞是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龙河镇朱大兴庄人。1928年入党，1934年10月参加长征，任第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。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，朱瑞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。

1937年七七事变后到1938年年底，朱瑞在豫北点燃星星之火，一年多时间太行南区抗日烽火遍地开花。晋城地区、焦作地区和新乡地区数十个县域的红色据点都有朱瑞印记，比如修武西村，武陟窑头、辉县薄壁、济源杜八联、晋城一中、陵川夺火等。仅一年多为党培养出数百名革命干

部。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礼，一些同志在战争中牺牲了，活过来的“华干”人大多都成为地方地厅级和部队师以上领导人，比如原天津市委书记刘刚，原青海省委常委、副省长许林枫，九届中央候补委员聂元梓，原四川省军区副司令员陈子植，原哈尔滨市委书记王化成等。

1939年5月朱瑞开始任八路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，与司令员徐向前赴山东统一指挥中共在苏鲁的部队。1943年9月，党中央和毛主席计划安排朱瑞担任八路军的副总参谋长。朱瑞经过深思熟虑，与毛主席进行了深入沟通，他想发挥他的专业特长，去开展炮兵部队的建设工作。毛主席经过思考，同意了，说：“你将来会成为我们的炮兵元帅呀！”

朱瑞先任延安炮校校长，1946年10月起先后任东北民主联军和东北军区炮兵司令员，1948年10月1日，在辽沈战役攻克义县战斗中牺牲，是解放战争时期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，时年43岁。

我为前辈拟挽联

我有个朋友叫纪卫国，他在焦作市公安局任刑侦副局长时，我是《焦作日报》政

报记者，在工作中互相欣赏，情谊深长。他的父亲纪涵星是抗日老革命，曾任周口、新乡地委书记，改革开放后任河南省副省长，省人大副主任等职。

纪卫国从小受家庭耳濡目染，革命传统思想根深蒂固，没有纨绔子弟的毛病，而且事业心特别强。在焦作工作期间，他连破几个大要案，影响很大，后调入郑州，但我们的友谊一直延续了下来。

他的父亲纪涵星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，战争烽火锻炼出来的老干部廉洁自律，有几件事我印象极深。一件是他们家原来在省委南院最前面的小楼，他退居二线后，为了方便一线同志工作，他把家搬到后面，把房子让给了一线领导。

还有一件事是关于我的。上世纪90年代，我的工作如日中天：每年的河南省好新闻评奖是年度最高奖，我连续五年拿了五个一等奖。一个评委说，一个地市报的记者连续五年拿五个河南省好新闻一等奖，这在河南新闻史上极为罕见。纪涵星特别给我写了一封举荐信，给当时河南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葛纪谦。我觉得记者是靠稿子说话，收藏了信件，没有去见葛部长，但是纪老前辈给我写举荐信让我终身难忘。

老人家2009年10月6日去世。我记得那天午后，我接到纪卫国电话，说老爷子在郑大一附院已经进入弥留期，随时可能出现意外，邀我赶快到郑州商量后事。

按说这一级领导去世后的善后由政府办公厅负责，但是家事还是得由事主做主。

等我从焦作开车到郑州黄河大桥处，纪卫国电话又到，其父已无回天之力，让我直接去郑大一附院。

我到达后，直接进入正题，当时正是国庆节放假时期，纪家要想更大哀荣，只需将告别仪式推迟两天，到正常工作日，在外地的部分省领导回郑，参加人员会更多。但是，纪卫国母亲也是老干部，觉悟高，商量后决定，次日只设一天家里告别时间，过了次日即在陵园举行告别仪式。这等于说。当天算一天，次日只停一天，告别仪式也算一天。这是地方风俗在家至少祭奠三天最为简约安排。

我特别佩服革命家庭的豁达。

纪卫国请我给他父亲拟挽联。老人家的清廉严谨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我深思熟虑后拟出挽联：兢兢业业献身革命七十年 清清白白光明磊落一辈子。

全家一致通过，在家庭和陵园都悬挂着这副挽联。

我记得很清楚，一些老领导到家里告别时，多人盯着挽联凝视。原焦作市委书记、后任省政协副主席武守全看着这副挽联，一字一句缓慢念出来，令我非常感动。



【第九期】

栏主邓少勇：焦作日报社退休干部，高级记者，河南省优秀新闻工作者，焦作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。在职时获奖作品近200篇，在人民日报河南分社“打工”时参与撰写刊登在《人民日报》的英模人物吴金印、史来贺、李文祥、谢延信、沈战东、马俊欣、杨华民、李博亚和南水北调等多篇重要文章。